

40年前,他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底为建设海口人民桥排障

蒙国海:把所有的劲都用到工作上

本报记者 魏如松

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

魏如松

今年71岁的劳模蒙国海,还是习惯别人喊他“老蒙”,这样的称呼,让他觉得自然,显得亲切。老蒙与街坊四邻相处融洽,虽然早已退休,但无论谁家遇上下水道堵塞、房屋漏雨,老蒙总会带上工具,热心帮忙。

党员就意味着奉献

在海口龙昆上村,记者如约采访了蒙国海。蒙国海告诉记者,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,没读过什么书,18岁参加工作,当了一名建筑工人,“当工人,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,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。”

蒙国海兄弟姐妹8人,小时候全靠父亲打渔维持生活,日子过得很紧。参加工作后,能拿工钱养家了,蒙国海在心里告诉自己,一定要好好干,要报答党,报答国家,要把自己所有的劲都用到工作上。

1970年,为给国庆献礼,海口市政府决定修建人民桥,蒙国海所在的海口市政公司承担了建设任务。

老蒙说:“当时最大的困难,就是机械设备与资金相对缺乏,又没有太多的经验,人民桥桥墩的水下处理,成为最棘手的问题。”

蒙国海回忆,“海口市建设局、海口市政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和员工,全部投入到人民桥的建设中。大家天天起早摸黑地干活,施工人员轮班替换,一天24小时不停作业,每个人都不敢有丝毫懈怠。”

建桥钻孔施工中,第3号桥墩钻井钻到约7米深时,碰到了坚硬的岩石层,工程一度停工。

“遇到这种情况,大家非常着急。研究后形成两种意见,一种是到上海,请专业潜水队下水解决问题。或派人到广州购买潜水服,我们自己找人下水探明原因。第二种意见是另外选择修筑桥墩的位置。”蒙国海说,这两种方案都需要一定时间,而且当时建桥资金只有40多万元,费用非常紧张。

“我是一名党员,党员就意味着奉献、进取和牺牲。”蒙国海生活在海边,熟悉水性,他主动要求下海排障。

当时,水面水位离钻井底约有七八米



蒙国海向记者展示1974年自己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时的光荣榜。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

深,有些领导担心潜水钻井排除障碍物,随时会发生危险,一旦钻井倒塌,人就会被埋在井底。

“为了争取时间,只有奋力一搏了。领导同意我下水后,在没有任何潜水设备保障情况下,我潜入水底。”经过长时间水下作业,老蒙的身体严重缺氧,“当时只有靠吸喝井底的泥水来获取呼吸,一次又一次用同样的方法保持生存。”

最终,蒙国海成功找到了埋在泥沙底下的大石条,并用钢丝绳系住石条,将其拉出水面。

障碍物被拉出水面时,工地现场的领导、工友,以及围观的群众,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,附近的居民还买来鞭炮,燃放庆

贺,这激动人心的场景,蒙国海至今难以忘怀。

然而,由于吸入污浊的泥水,当晚蒙国海嘴里吐出大量的泥水和鲜血。第二天被确诊为严重肺炎。领导要求他马上住院治疗,可是蒙国海挂念未建成的大桥,于是回到工地,和工友们继续奋战。老蒙因此成为同事眼中“工作不要命的人”。

1974年,老蒙作为省劳模,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表彰大会。

做劳模不能昙花一现

从建筑工、搬运工到架子工,无论工作如何变动,老蒙都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。6月份的海口,白天室外最高气温能达近

40℃,被堵塞的地下排水管臭气熏天,爬满老鼠蚊虫。为了完成排水管道的疏通,老蒙总是第一个脱掉外衣,赤裸手臂,疏通堵点。

蒙国海出色的工作得到了组织的认可,市委决定调他任市武装部副部长。

“我去武装部上了19天班,感觉自己不适应办公室工作,于是我又打报告请求把我调回原单位。”就这样,老蒙离开办公室,重回工友中间。

即使在市政公司担任主要领导后,老蒙同样保持劳模本色,他说:“劳模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,当上了劳模就要当标杆,是标杆就得立得住,不能昙花一现。”

1970年代初,由于经费紧张,海口市政公司一直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,单位长期

租房办公。

“我们公司有施工技术,有人力,为啥不自己干。”老蒙把自己动手盖办公楼的想法向上级领导汇报,得到支持后,就带领公司员工,自己动手干了起来。

白天,忙碌一天后,老蒙和他的工友们在室外挂起照明灯,挽起衣袖,扎起裤腿,从打地基到建骨架,再到每一块砖的堆砌,一层一层地往上盖。

为了节省费用,建办公楼用的材料,多是别的工程项目剩余下的。老蒙经常充当搬运工,和工友们一起卸材料,有时光着膀子干。时间久了,很多司机都搞不清楚他的身份。

“我要求公司员工,牺牲每天下班后和周末休息日参加义务劳动。工人每半个月可以休息一天,我则从未休息过一个节假日。”在老蒙的带领下,不到一年时间,一座五层高的办公楼拔地而起。

“当领导也好,做劳模也好,首先要明白,自己就是个劳动者。在工人心中,你就是个标杆儿,大家都在看着你,都在向你学。当劳模,不仅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,还要不断地去做,精神不减,本色不变。”老蒙说。

干工作要爱岗敬业

从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,成长为全省劳动模范,蒙国海始终勤奋工作,在平凡的岗位上,做一行,爱一行,不断发现工作中蕴藏的乐趣。

蒙国海告诉记者,年轻时工作,每天吃过早饭,就会早早赶到单位,加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,晚上八九点下班也是常有的事。有时,遇到工作任务比较紧时,甚至会整夜不眠,“现在,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理解,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人,为什么要那么拼命干工作也不要什么额外报酬。其实吧,大家就是觉得公司是自己的,国家也是自己的。”

“我们工作的那个年代,没有多少物质奖励,有时候,单位会奖一条毛巾,一个脸盆,大家就会很开心。各个班组在工作中比学赶帮,争创红旗。”退休后的蒙国海仍很怀念那个时代,并把那个年代的纯真与热情保持到了现在。

(本报海口4月20日讯)

1950年4月17日,40军主力部队近2万人冲破敌军海陆空防御体系

雄师登陆临高角

本报记者 陈耿 李冰 特约记者 陈朝辉



四月二十日,临城镇昌拱村渔民王子志(左)、王春华(右)在临高角烈士纪念馆前,讲述解放大军登岛情形。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

在临高角的海军和陆军先后被打跑后,不甘认输,又派来2架飞机乱炸一通。当时,119师副师长黄长轩带着队伍从美台村里出来,刚走到龙门村附近就遭到敌机轰炸,他本人也被炸成重伤,不久离开人世,年仅36岁。那时,他的儿子黄世星刚出生6个月。

与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另外12名指战员。如今,他们就长眠在龙门村村边。

娘家在美台村,后来嫁到文潭村的林碧玉阿婆,今年已经84岁。她还记得黄长轩副师长牺牲前,曾在她家歇过脚:“我那时也不知道他是位师长,后来他牺牲了,大家传开了我才知道的。那位首长人很好,在我们家里吃饭,死活不肯用我们的米,一定要用他们自己带的米。”

村民告诉记者,每年黄长轩的儿子黄世星都会到临高给父亲扫墓。

(本报临高角4月20日电)

记者手记

往事并不如烟

在临高角解放公园,花木扶疏,整洁静谧。一座高大的纪念碑默默无言地矗立在海边,上面不仅记录了大军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概况,还密密麻麻刻满了烈士们的姓名。在上面,我们看到了副师长、团长、连长、排长……甚至还看到了炊事员、理发员、会计、文化教员等。可以想见,在残酷的战争年代,只要拿得动武器的人都是战士。

这一个一个名字的背后,都曾经有着一个鲜活的生命,为了伟大的解放事业,他们来过、战斗过,最终献身于此……

历史,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情;而时间,则是一层层永无倦怠落下的尘埃。因此我们所要做的,就是拂去尘埃,还原每一件感人至深的事件、每一个值得记忆的细节,让每一位为国为民的英雄,都能够被后代记住,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!

我们希望,无论过去、现在,还是未来,那一段曾经激荡人心的历史,能够在我们的这些记录者的笔下和镜头里得到忠实细致的还原,永远留存于后人的记忆中!

(本报记者 李冰 陈耿)

82岁的渔民王子志回忆:

“解放军送白米饭给我们吃”

亲历者说

本报临高角4月20日电(记者李冰 陈耿 特约记者陈朝辉)今天上午,在绿树成荫的临高角解放公园里,亲眼目睹解放军登陆临高角这一历史事件的当地渔民——82岁的临高县临城镇昌拱村村民王子志老人,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形。

“(农历)二月三十那天下午五六点的时候,国民党就不让我们出海抓鱼了。”王老回忆起60年前的那段往事时,依然记忆犹新。也就是在那一天——1950年4月16日傍晚,第40军近2万名指战员从雷州半岛的灯楼角启渡,预定在临高角附近的昌拱一带海岸登陆。

“晚上11点多就开始有交火的枪声了,凌晨两三点时炮声大作,一直响到天亮,还有几架飞机从海口方向飞过来轰炸……”在王老的叙述中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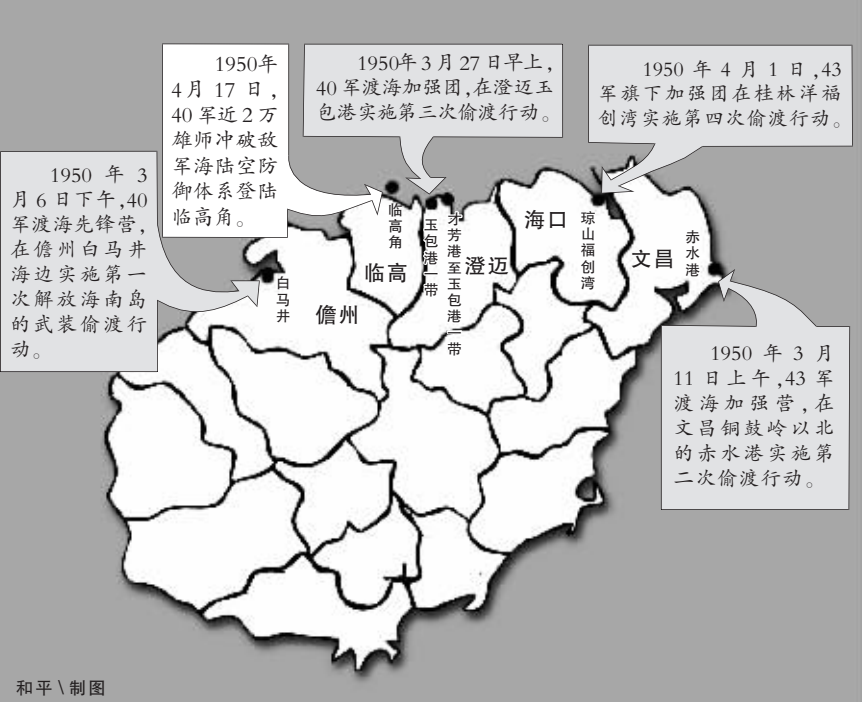
依稀还可感受到当时战火纷飞的硝烟味。

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,在渡海大军和接应部队的联合打击下,敌方守军迅速瓦解。王老说:“当时我们村民都躲着不敢出来,直到(农历)三月初一那天早上,透过墙壁的破洞,看到许多头戴红五星帽的解放军走进村里。”

据王老回忆,由于当时国民党向村民大肆宣扬“红五星”不是好人的谣言,村民们起初还对解放军有点戒备,但很快便打消了疑虑。“我们把自己平时吃的番薯饭拿给解放军吃,他们不吃,反而把自己带的白米干饭送给我们吃。”当时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很差,解放军这一碗碗白米饭的珍贵可想而知。

“我们和解放军互相都听不懂对方的话,但是我们都知道了戴红五星帽的人是好人,而解放军们也向我们竖起大拇指,称赞海南的接应群众呢!”王老呵呵笑着,带着几分自豪地说。

解放海南登陆点示意图



战地寻访

4月20日上午,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临高县北部的“临高角解放公园”。丽日蓝天之下,园区的花草树木充满生机和活力。大海已经退潮,远离了岸边,因此园区异常宁静,使得那里的热血丰碑和烈士纪念碑愈发显得庄严和肃穆。在“临高角解放公园”,记者遇到了附近昌拱村的2位八旬老人王子志和王春华,在他们的讲述中,60年前的枪炮声仿佛又回响在耳边。

解放大军挥师渡海

“60年前的4月17日早上7点多,我们听不到海边的枪声和炮声后,才走出家门,看到身材高大的解放军战士走进村来,每个人的腰上都别着一圈子弹,样子很威武。有位年轻的军官还面带微笑,盘腿坐在地上,铺开随身带来的地图,向村民问路。”

王子志和王春华回忆道。1950年4月16日晚上7时30分,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西路编队——40军主力部队6个团的18700余名指战员,在军长韩先楚、副军长解方的率领和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的协助下,分乘300多艘木帆船,从雷州半岛灯楼角一线海岸起航,预定在临高角的昌拱和美夏一带海岸登陆。

4月17日凌晨3时左右,韩先楚率领的40军主力部队开始在临高角东边的博铺港抢滩登陆。据《海南登陆战》一书记载,当时岸上的国民党守军拼命抵抗,用密集的炮火向海上射击,许多船中弹起火。韩先楚的指挥船也受重创,但他毫不在意,对着报话机大吼:“各船火力给我还击,狠狠地打!”一场恶战过后,敌军被击退。清晨6时,主力部队全部登陆。

抢占制高点歼顽敌

当韩先楚在海边酣战时,敌军位于临高县城西边制高点——高山岭上的炮兵营地,也被3月6日和3月27日渡海的苟在松和刘振华等人抢占,全歼了一个营的敌人,操纵了山头上的2门重炮,然后掉转炮口向海边的敌人防御阵地猛轰,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防御阵地,在很大程度

13烈士长眠龙门村

从临高县城通往临高角的路上,离海边不远有个龙门村,村子西侧有座烈士坟墓,村民们都知道,那里埋葬着13位解放军烈士。原来,1950年4月17日早上,国民党